

即日起至7月31日,凡固话尾号、手机尾号、车牌尾号、身份证尾号为61或8的读者,144元订一份全年《郑州晚报》,将可能获得61倍或8倍的惊喜。咨询电话:67659999

2010年7月26日 星期一 统筹 李枚 编辑 陈泽来 校对 学文 版式 唐唐

创刊·改版季 每年五、六、七

创刊61年 改版8年

郑州晚报
A21
独家连载

都市 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所有人都看向颜希晓

颜希晓低着头一声不吭,心里却将罗冬晨的案子反驳了千万遍,在她看来,那两个诉求点若是能博得客户好感,那纯粹是天宸想毁自己的名头。

可是,这样的话不能说。颜希晓从不做锋芒毕露的事情,尤其是在罗冬晨这个公司第一策划面前。搞不好,自己方案没让别人承认,反而被扣上无视前辈的恶名。

她正自我斗争中,与会众人已经讨论起来。颜希晓认真听着其他人的意见,有意无意地在笔记本上做着笔记,总之是认真听课的好学生模样。耳边还不时响起李子睿的声音,冷冽清晰地作出有关项目的各项分析,仍是他的风格,果断、犀利,批判罗冬晨提案的时候,极少给他留面子。

颜希晓不自觉勾勒出项目的大体概况,正打算将闷葫芦做到底的时候,突然有人唤她的名字:“颜策划,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?”

她抬头,正是李子睿。

这下,所有人的目光都向她看来。“我的想法?”她微微侧头,试图掩饰过去,“比起罗首席来,还很不成熟。”“没关系,不成熟的意见往往是最质朴和打动人心的。”“那好吧,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”看孙培东的目光也向她投来,希晓不得不放弃乌龟战略,说出自己的想法,“我觉得,以‘水’和‘地段’作为诉求点,过于流俗。”“大家都知道,我们所指的‘水’就是清河,清河作为J市母亲河,河岸狭长,这就决定了沿河住宅必会不止我们一座。这样说来,与其他同沿河住宅相比,我们体现不出丝毫优越性。以地段作为诉求点,看起来传统却也冒险,容易使效果极端。”

“什么意思?”罗冬晨问她。“若是商人,也许会很看重地段因素,必定交通决定效率,而且可以以此进化为金钱。可是对于事业机关单位的人而言,未必如此。交通枢纽虽然四通八达,但必定也多喧闹,因此,并不适合人居。”

她简要地说了这么多,虽然语气温和,但已经把罗冬晨案子的主要弊病给点了出来。而此时的罗冬晨虽然依旧儒雅有礼,脸色已不太好看。颜希晓正考虑是不是该继续说下去,孙培东的声音传了过来:“小颜说了这么多,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成型的提案点?”

“只是初步构想,还未形成体系。”颜希晓谦虚颌首,眼风有意无意地瞥向李子睿,却见他微蹙眉头看向手中的资料,神态认真,仿佛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话。

“李子睿,对于这件事情,你有什么看法?”孙培东将视线转向岳潼,这个与李子睿一样都挂职市场副总监的海归男人,“你现在接手的虽然是嘉泰,但是作为楚阳的一员,也要参与到天宸里面。”只见李子睿抬头一笑,皓齿微启中竟有几分儒雅,“我觉得,这案子是时候换一个人做了。”“什么意思?”“罗策划是公司水平最高的策划人员,作出的案子都被客户返回来两次,所以我认为这问题并不是出在个人水平上面,应该是思路出现了偏差。”他微微侧头,“孙总,我建议将案子转交给另一个策划师,换一个角度试试。”“那换谁?”“颜希晓。”

这三个字蹦出来的瞬间,所有人都看向颜希晓,而她则瞪大眼睛看向李子睿,直接想问他将这个烫手山芋抛给自己的原因,却见他唇角微扬,平日向来寒冽的眸子竟有了几分宠溺与温度:“希晓,有问题吗?”

仿佛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在给妻子信心,他的声音竟有几分蛊惑与温暖,颜希晓努力让自己回归清醒:“问题当然有……”“嗯?”语气淡淡上扬,李子睿的眸瞳习惯性半眯。

颜希晓咬牙,粲然一笑:“但是不大,还是有信心完成的。”“那岳副总,您认为呢?”孙培东又将视线转向岳潼,这便是那个传说中的亲皇派,李子睿一直将其视为总监之路主要竞争对手的海归男人。

却没料到岳潼竟然也看着希晓一笑:“颜策划刚才的发言很好,仅从那几句话看,我也认为她能够胜任此次工作。”

“那好,颜策划。”孙培东合上自己的笔记本,“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了,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个好的结果。”

会毕,所有人都用“自求多福”的眼光看向颜希晓,毕竟,在职场中,临危受命的结果往往不是建立丰功伟绩,反而更多的是吃力不讨好。希晓也深知这一点,所以散会之后直接去了李子睿办公室。

看到她来,正在喝着黑咖啡的李子睿挑了挑眉,却依然是惬意享受的猛喝一口咖啡:“怎么了?”

希晓走到他办公桌前坐下,鼻尖立时飘进咖啡香味,醇厚浓郁。不知道为什么,她虽说以前就不喜欢咖啡这些小资情调的东西,但也并不反感,但是近日,触及这样的味道,竟有些反胃起来。

官场 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三年内必须从青林镇调到沙州市

那男的看见小女孩,明显松了一口气。他走到公用电话旁,准备付电话费。公用电话的老板指了指侯卫东:“他已经付了。”男子看了侯卫东一眼,心里保持着一丝警惕,取出十块钱递了过去,道:“这是电话钱,谢谢。”侯卫东摇了摇头,道:“小事一桩。”侯卫东转过身,低头道:“小妹妹,以后要听大人的话,不要一个人乱跑。外面有坏人,也有很多坏人。”女的看出些蹊跷,正欲说话,男子用眼神制止了她。

侯卫东步行了一个多小时,终于来到了沙州公园的门口。这时,天渐渐亮了。

经过这一夜折腾,侯卫东感到身心俱疲,坐在了公园门口的木椅上,享受着夏日清晨的凉风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正在梦中吃鱼,忽然天地一阵摇晃。侯卫东眼看着红烧鱼在梦中消失,正在恼火之时,抬头看到一身红衣在眼中闪耀。

小佳看见侯卫东坐在木椅子上睡着了,口水顺着嘴角流到了胸口。她既心疼又好笑,将侯卫东摇醒以后,取过纸巾将他的口水擦干净,又将一个酱肉小包子塞进了侯卫东的嘴里。两人千言万语,见面之时却不知从何说起。

在公园里坐到了两点,侯卫东和小佳才出去吃了午饭。随后四处寻找旅馆,就如昨夜旅馆服务员所说,沙州所有宾馆、旅店都人满为患。小佳想起交游广阔的谢大姐,给她打了一个电话。

挂了电话,小佳既高兴又羞涩,道:“晚上的住房解决了,谢大姐的弟弟有一套空房子,今天暂时借给你住。”

晚上八点,两人都舍不得短暂的幸福时光,抱在一起讲着情话。眼见着到

了九点,小佳很不舍地道:“卫东,今天我给家里说是单位加班,这才请假出来。若是九点以前不回家,家里肯定又要起风波。”侯卫东道:“走吧,我们要从长计议,不要激怒了父母。”

将小佳送到了大楼下面,几位居委会老太太仍然忠于职守,目光锐利地守在小卖部前。两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中,根本无视这些居委会大娘们的威力。

侯卫东回到房内倒头就睡,这一夜他睡得极香。第二天醒来之时,已是上午十点钟。

起了床,一边看电视,一边等着小佳如天籁般的敲门声。可是,小佳的敲门声始终没有响起来,心急火燎地等到了下午2点,小佳这才出现。

看着小佳的脸色,侯卫东就知道事情不妙,急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小佳带着哭腔道:“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,被居委会的阿姨看见了。今天早上,她们就给我妈说了。”侯卫东奇怪地道:“那你怎么出来的?”“上午在家里和爸爸、妈妈大吵了一架,我是冲出家门的。”小佳的家庭风暴,不用细说侯卫东也能想象,他紧紧抱着小佳,喃喃地道:“小佳,对不起,太难为你了。”两人昨日还处于幸福的顶端,今日就掉进了冰窖。小佳在侯卫东怀里哭了一会,道:“我想搬出去住。”

侯卫东闻了闻小佳的发香,再一次将小佳紧紧地抱在怀中,道:“为了缓和与父母的关系,最好不要搬出去住。毕竟你们是一家人,关系搞得太僵,将来不好收场。”小佳泪流满面,道:“他们的态度很坚决,若是你再再来找我,他们就要写信到益杨县委组织部去。”

听到这个威胁,侯卫东脸色顿变,随

重温 历史

34年前,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,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,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。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,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;与市长女儿向文燕的爱情,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。最终地震发生,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,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……

误报地震后周海光要求调离唐山

地震台预报室里,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和数据指标都显示异常,周海光有条不紊地查看各项数据,终于,他说:“超凡,立即发出临震预报。”超凡显然有些激动。市委会议室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,向国华没有坐,双手扶着会议桌站着说:“同志们,地震台已经发出临震预报,市委、市政府已向省委和国家地震总局发出急电,等待上级领导的批准,请地震台周台长谈一下具体情况。”

周海光也站在桌前:“初步断定地震发生时间,会在未来的三十六小时左右,震源为唐山八十公里范围,震级为六级以上,属于大震。我建议最好在地震发生前二十四小时,撤出全城居民。”

这可能是一个最简短的会议。唐山动起来了,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,处于临战状态,敌人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相的地应力——自然的力量。

地震记录仪的指针平稳地划着直线。突然,直线变为曲线。“海光,地震发生了。河北大城发生四点四级地震。”超凡一字一顿地说。

周海光误报了。

在向国华的办公室里,周海光低着头,情绪低沉:“向市长,我误报了。”副市长梁恒缓缓地说:“由于误报,确实给市政

府的工作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。但是地震台的同志在这段时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,也付出了很大代价,地震预报是个世界性的难题,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个问题。”

向国华的语调是平稳的:“大家都不要说了,主要责任是我的,我来负。我请求省委给我处分,周台长,地震预报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,你一定要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。”

向国华的家里,文燕坐在沙发上看报纸,文秀悄悄走来,坐在她身边。“姐,借我五百块钱行吗?”文秀小声地说。“你要这么多钱干啥?……什么?结婚?”文燕的声音又大了。“你喊啥呀,你怕妈听不见啊?”文秀捂住文燕的嘴。

明月还是听见了,由厨房里走出来问:“谁要结婚?”文秀看看文燕,看看妈,鼓一鼓勇气:“我和何刚。”

经过这件事,海光要求调离唐山。只是上面不批准,认为他是“逃避责任”。文燕下了班来看周海光,见周海光仍是呆呆的,便拉着他去了东湖。在湖边的小山下,看湖里漂荡的小船,小船上的对对情侣,想让他的心情开阔些。

“当初,你对我说,你投身地震预报事业,就是要做出成绩来,让所有的人都免受地震之苦,可你现在却要放弃自己的追求,这是逃兵,不是一个男人应该做的。”“文燕,你说我行吗?”他抬起头,也看着文燕。“你行,你一定行的,我相信你。海光,当你把我救出那个山谷的时候,你那么勇敢,那么自信,那么朝气蓬勃,那时的你,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,我相信,那是真正的你。”

从那以后,周海光和向文燕几乎分不开了,几乎每天都会见面。他们没有固定的话题,周海光到过很多地方,他对

即道:“他们要写信,我也没有办法,这是他们的权利。我一没偷,二没抢,三没嫖,四没贪污,我们是自由恋爱,写了信我也不怕。”小佳依偎在他怀中,道:“干脆我想办法调到益杨去。”

侯卫东拒绝了这个要求:“你是独生女,离开沙州必然会深深地伤害父母,我不愿意你们一家人因为我反目成仇。你放心,给我三年时间,我一定会杀出一条血路。”

然后,小佳回家,侯卫东直奔车站。接近汽车站之时,侯卫东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不好预感。越是接近车站,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,正在琢磨为何有不安之感,抬头就看到了陈庆蓉,事到如今,他不能躲避,迎着陈庆蓉走了过去。

“陈阿姨,你好。”陈庆蓉道:“侯卫东,你是有责任的男人。”说到这里,她声音突然哽咽起来,道:“我们只有一个女儿,我们不愿意她嫁到益杨去,为了小佳的幸福,求求你不要再来了。”

侯卫东怔在当地,过了一会,道:“我和小佳是真心分的,这样分手,我痛苦,她更痛苦,给我们一些时间,我一定能改变现状。”“我相信你的能力,可是在这个社会,光有能力是不够的,小佳的青春只有一次,我们做家长的不能让她赌博,人心都是肉长的,将心换心,希望你能理解。”



向文燕讲西部荒凉的沙漠,沙漠中用芦苇和土筑成的古老的城墙,废弃的古城堡,被流沙掩埋的房屋,随处可见的陶罐、人骨和古老的钱币。

这个时候,向文燕是一个很好的听众,边听他讲,边展开美丽的遐想。

向国华在办公室里和郭朝东谈话,郭朝东是新上任的市防震办公室主任,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,很精明。

“这次派你去防震办公室主任,责任重大啊。目前全市各条战线都在大干一百天,向国庆献礼,可地震问题总叫人提心吊胆,这样下去不行啊。”向国华点了主题。

郭朝东和向文燕是中学同学,这两年郭朝东给向文燕写了有上百封信,文燕一封也没回。

周海光在办公室里,超凡递给他一份关于唐山地震情况的评估报告,中心思想是唐山的震情可以解除了。周海光很奇怪,一者认为现在就对唐山震情下结论为时尚早,二者就是这份报告也应该由地震台来写,可是这份报告却是郭朝东起草的。他把疑问对超凡说了,超凡说:“人家不信任咱们嘛。”

刚说完,郭朝东就走进来,很大度地说:“报告送来就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,你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嘛。”很有居高临下的意味。

周海光说:“为什么这么着急就对唐山地震问题下结论?”郭朝东说:“部分领导对地震有恐惧心理,很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,早点作出结论,有利于工作。”周海光“哦”了一声,没说什么。超凡却说:“郭主任,我看了你的报告,我没有什么意见。但是现在对地震作出结论为时尚早。”郭朝东有些不耐烦地说:“你我不用争了,我只是来征求意见,这份报告不用你签字负责的。”